





P1

謁見體 謁人一首

兩換體 換隔 七一首

酬謝體 謝賜硯一首

卷所載

黃子爾答王著作進之論詩法

扁王仁與友論作詩法一篇

范德機述江左第一一篇

篇法

句法

字法

音節

家數

氣象

十三格

五言長古風篇法

七言長古風篇法

五言短古風篇法

七言短古風篇法

樂府篇法

絕句篇法

續添九例有明暗二例

日長專換法

樂府詩法

五言



十科
道統
項先聖殿日與子至誠談詩一萬

四則
詩遇

二十四品
虞侍書金陵詩法一卷

一年春又春

老拙以歲深以成

門前車馬非為中夏

教子讀書益千金

門前車馬非為中夏

新編名賢詩法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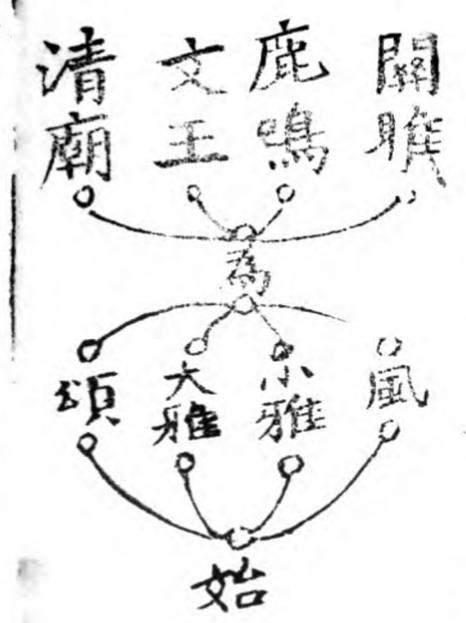
詩法諸圖

思無邪圖 四始圖

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
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
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
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
者。正謂此也。

正風變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 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 鄘 衛 齊 魯 燕 十三國

一百三十五篇

正小雅

鹿鳴至 菁莪

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 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 卷阿

二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 召旻

十三篇

詩有六

三經

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者物因風之動必有聲而其聲又足以物也

雅者正也正樂之職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慎既取各有正變之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藟卷耳之類

比者以彼狀此如采芣斯綠之類

興者起也物為說者此也

詩曰雅曰頌曰賦曰比

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賦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詩之別凡詩之節奏皆歸於賦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藟卷耳之類

比者以彼狀此如采芣斯綠之類

興者起也物為說者此也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

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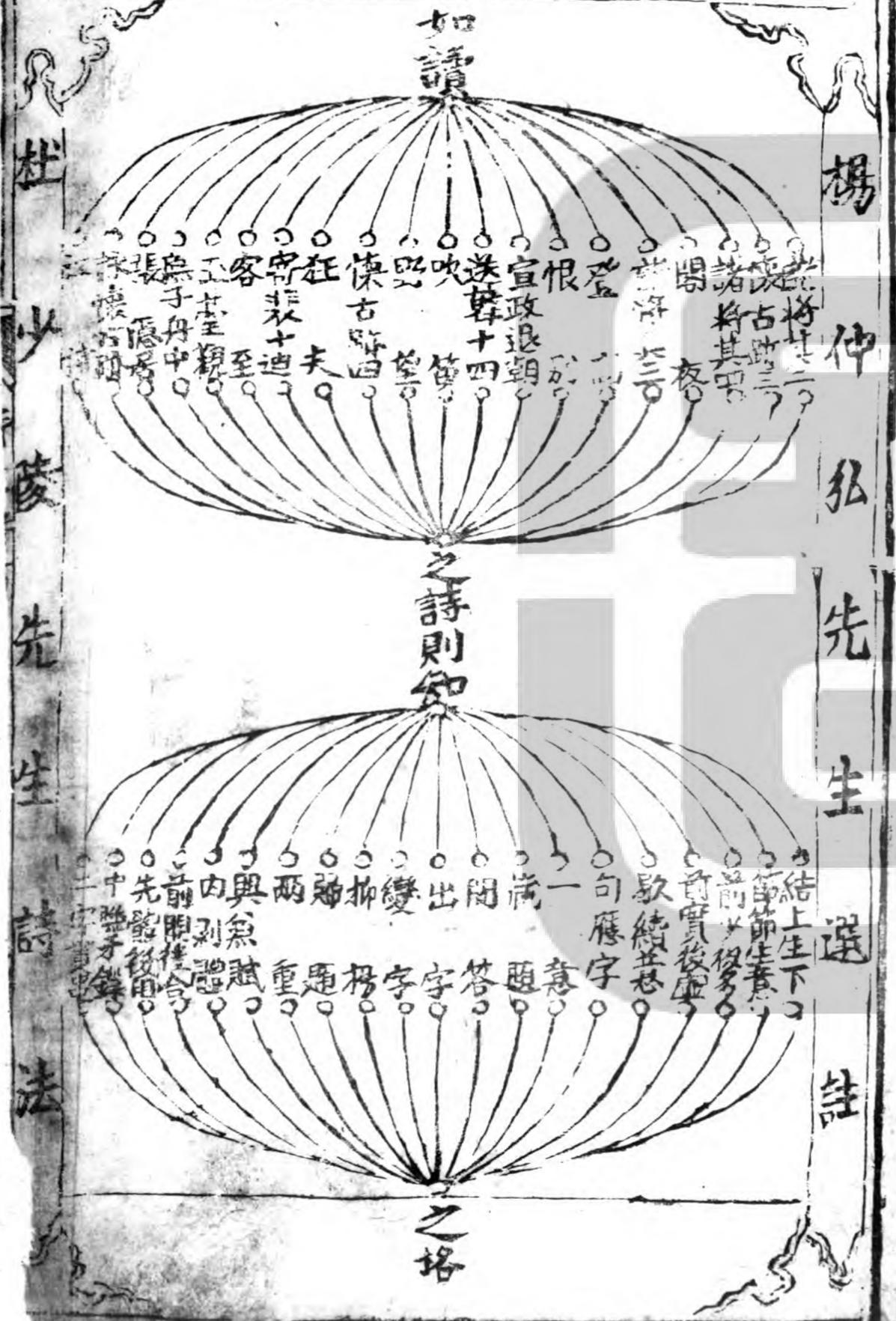
正小雅為變雅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政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司公制

作時而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作詩體格之圖



義之圖

賦 比 興 兼 義

賦而比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賦而興又比	賦其事以起興
小弁三章	野有蔓草 采芣苢章 淇水三章	綠衣 下泉 氓三章	關雎 漢廣 巧言四章	椒聊 碩弁	泂水首三章
比興之中各有所專於此而	衣類於興者專於興而	關雎兼於此其例中又	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	以不考。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
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	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	有游女寔寔寔寔寔寔君子作	之只是說它人有心平付	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	賦只是從頭比下末不
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作詩家數之圖

清江子范椋德機

先生江左第一

法



新刊名賢詩法九例

一是編首載詩評甚有源委。但無編名。不知作者為誰。其間博採唐元名人詩法詩評。舊未分類。今釐為上中下三卷。庶便觀覽。故總目曰名賢詩法。

一中卷首載揚仲弘選註社律體格具備。一遵其舊。及採取唐人崔吳李柳諸公詠物等體。或有詩而無題。或有題而缺人。如雜詠八體。未缺一體。詩評二十四品。亦缺八品。今以有考證者姑採補之。其未有考證者。缺之以俟。

一下卷所載元人黃王虞范諸公詩法詩評。各有體格。一一備錄。此編雖與詩人玉屑文式等集。畧有同處。然彼似乎摘取於此。而此則原文具載。評論甚詳。仍為詳刊。以補彼之未備者。

一 是編原係抄本字多魯魚或及故義意有不通處今姑正之尚
有訛而未通者亦俟高明君子正之。
一 原本止有杜少陵作詩體格范德機家數二圖今增入詩經思
無邪四始正變風雅六義諸圖庶使初學作詩者知其有所自
云。

詩有別情非亂理也詩有別趣非闕義也

唐詩為意興而理在其中故稱揚步

用字不必刻少象用事不必拘束歷此朱子謬也義理
移妙未可為淺陋張皇者道

新編名賢詩法卷上

前進士河東鹽運使金壇史濟校刊

詩評

作詩之由豈偶然哉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則見之嬉笑動
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操以管鼓以土箏以箏皆有詩之
用而未文也康衢之謠元者股肱之歌詩之正也至五子述大禹之
戒相與歌詠傷今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厥後若三百篇皆溫厚
平易老成所謂溫厚者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者所言皆眼前事
老成者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皆有理寓於其間然亦各有
其體焉風之體多出里巷男女相與詠歌其情者也惟二南為正風
自邶而下由其賢否不同故其所作之詩有邪正是非之不齊也雅

之體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也。但純乎雅之體為大雅，雜乎風之體為小雅，乃燕享朝會受釐陳戒之詞耳。至於雅之變者，亦皆憫時病俗之所為，而有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焉。頌之體如後世古樂府作於公卿大夫而用於宗廟，告於神明者也。其言主於美盛德告成功，商頌周頌其正，而魯頌則不當作而作，比之風雅，蓋亦變之類也。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動，強曰吟，通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觀於此言，可以得風雅頌各有體之意矣。然其言猶有未盡者。蓋詩有體有義，有聲以體為主，以義為用，以聲合體。如今之慢詞，安今之類，體制固殊，音律亦異，義之用則存乎其人，亦自詩書不傳，得其體制而失其音律，是可惜也。若其義則朱子之傳詳矣。詩亡而雜騷作，亦國風

之變也。朱子集註以屈原所作為首，而附學騷者於後，是亦夫子刪詩而附諸國風於二南之意。自漢以來，由騷之變而為賦，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李陵蘇武始為五言詩，當時去古未遠，故猶有三百篇之遺意。魏晉而降，則世降而詩隨之，故載於文選者詞浮靡而氣卑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岳之氣不全，而聲詩遂不復振耳。劉禹錫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歟。其間獨陶淵明詩淡泊淵永，曾出流俗，蓋其情性然也。後世稱陶韋柳為一家，殆論其形而未論其神者也。唐海宇一而文運興，於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與齊梁作，後憂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述綱常，系風教之作固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又其大成也。昌黎後出，唐晚唐留

連光景之弊。其詩自為一體。東坡所謂蒼然之色。淵然之光者。是也。唐人以詩取士。故詩莫盛於唐。然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思。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神思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李長吉。白居易。杜牧之。劉禹錫。王摩詰。司空曙。高岑。賈許。姚鄭。張孟之徒。亦皆自為一體。不可強而同也。自五星聚奎。而啓宋之文治。歐蘇王黃。其文章之餘。猶足以名世。后山簡齋。放翁晦翁。誠齋亦其傑者也。然宋詩比唐氣象更別。今以唐宋詩雜而觀之。雖平生所未讀者。亦可辯其孰為宋也。就為唐也。蓋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於達情性。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主於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然詩達情性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國風之變。固未易以優劣也。詩至宋南

渡末而弊又甚焉。高者刻削矜特太過。卑者摹倣掇拾為奇。深者鉤玄撮恠。至不可解。淺者杜撰張皇。有若俳優。至此而古人作詩之意遠矣。然陷溺其中者。方以能詩自負。見有深於理者。如晦翁之作。則指之曰。儒者之詩也。見有淺於理者。如誠齋之作。則指之曰。此俗學之詩也。吁。是豈徒不知詩哉。尤不足以知誠齋雅翁矣。蓋晦翁之詩。如烝民。懿戒之作。不害其為二南之正。誠齋之詩。如竹枝。歎乃之作。不害其為國風也。本朝有亘古所無之混一。故有亘古所無之氣運。如劉靜備。吳草廬。姚牧庵。盧竦齋。趙子昂。諸先達。固已名世矣。大德中。德機范先生。獨能以清拔之才。卓異之識。專師李杜。以上迥三百篇。其在京師也。與伯生。虞公。仲弘。楊公。曼石。揭公。諸先生。倡明雅道。吟追古人。由是而詩學丕變。范先生之功為多。曼石揭公。語人。由近

年詩流善評者。無如劉會孟。能賦者。僅見范德機。豫章能雪嶠。謂余曰。范公詩如絕色婦人。淨洗凝脂。與衆闕妍。故無有及者。渝川周靜脩謂余曰。范公踐履不愧古人。故其詞翰亦不愧古人。要皆自胸中流出。不可強學而能也。是可以觀公論矣。余嘗親承范公之教。曰。詩貴乎實而已。實則隨事命意。遇景得情。如傳神寫照。各盡狀態。自不致有重複套襲之患。又曰。詩能不失家數。不失法度。雖踈拙不為害也。不然。則大好祇大謬耳。又曰。作詩作文。係其人之所養。如何。古人所以不可及者。只是養得好。又曰。吾平生作詩。藁成讀之不似古人。即焚之。改作。今人詩尚險詐得意處。自謂殆過古人。噫。使詩而可險詐求工。則古人先為之矣。余復問作詩下手處。先生曰。有成法。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則以第一句為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律詩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古詩長律亦以此法求之。三百篇如周南關雎。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葛覃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卷耳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麟之趾。則每以第一句為起。第二句為承。第三句為轉。合。其他詩或長短不齊者。亦以此法求之。古之作詩者。其用意雖未盡爾。然文者理勢之自然。正不能不爾也。但後世風俗澆說。故心聲之發。自不能與古人合。爾。大抵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起處戒陟頓。承處戒迫促。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則承處必不優柔。

第四句是合。律詩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古詩長律亦以此法求之。三百篇如周南關雎。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葛覃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卷耳則以第一章為起。第二章為承。第三章為轉。合。麟之趾。則每以第一句為起。第二句為承。第三句為轉。合。其他詩或長短不齊者。亦以此法求之。古之作詩者。其用意雖未盡爾。然文者理勢之自然。正不能不爾也。但後世風俗澆說。故心聲之發。自不能與古人合。爾。大抵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起處戒陟頓。承處戒迫促。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則承處必不優柔。

轉處必不窘束。合處必不至匱竭矣。又以一詩全體論之。須要有時有比。有興。或興而無比。尤妙。三百篇多以興比。重複置之篇首。唐律多以比興。就作景聯。古詩則比或在起處。或在轉處。或在合處。長律則轉處或有再轉。三轉方合者。若三四十韵以上。則先布置悟意。不可錯陳。絕句則先得後二句。律詩則先得中四句。律詩固以對偶為工。然得意處則意對而語不對亦可。長篇古體則參差中時出齊整語。尤見筆力。最戒似對不對。但涉江湖閑熟語。便鄙俗。但通用門字對無法。即軟弱。軟弱猶易療。鄙俗最難醫。詩法雖不盡此。然大要亦不外是矣。至若升降開合。出沒變化之妙。又在自得。非言所能諭也。法度既立。款讀三百篇。而變化以李杜。然後旁及諸家。而詩學成矣。余因誦子美老杜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一詩。又誦太

白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予天津橋南造酒樓。一詩。因曰。往昔看此等起處。皆怪其朴陋。今以起處要平直之說求之。方知平生論詩。未及此也。先生曰。然二詩起得有法。故下面轉處有無限變化。然詩法有正有變。如子美一片花飛滅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起處似甚突兀。然通篇意是惜春。起處正合如此。乃痛快語。而非陟頓語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一句承上。一句起下。甚得春容之體。江上小亭巢翡翠。花邊高塚卧麒麟。就情景中寓感慨意。正得轉處變化之法。結處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若非第七句沉着。淵水則第八句有斷送之患矣。又如送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起處亦甚突兀。然意却平直。大槩只是說王郎有雄豪之才耳。與今人尚險詐者不同。下面承兩句。豫章翻

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此申說才字。意便春容整肅。若非如此。即非典雅之作。亦接上兩句不住。且脫劍佩休徘徊已下三句。是轉力量已深勻。稱又就情景上再轉云。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却以眼中之人。吾老矣一句結之。七字而含無限之意。勢如絕奔馬。此以詩法之變而不離乎正也。又若太白詩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又云。攀天莫乘龍。走山莫騎虎。又云。黃河之水天上來。或以興為起。或以比為起。一皆不踰此法。未可以矢口成文視之也。余因誦子美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詩云。神仙中人不可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風霜凍七澤。烏鬢落照銜赤壁。酒

酣耳熱忘頭白。感君_意。一為歌行歌主客。因曰。此詩法度與贈王郎司直詩無一不合。先生曰。然不特詩也。離騷古賦莫不皆然。屈宋班固與唐宋諸賢皆不外此法。如歐公秋聲。蘇公赤壁等賦。已極變化。而起承轉合絕然不亂。又不特騷與賦也。凡為文章。何莫由斯道也。因誦范先生和鄧善之詩云。曩承持節江之東。騎鯨再上蓬萊宮。蓬萊仙人歌白鶴。聲落五湖烟雨中。世間爵祿不易致。何獨去就如飄風。朝廷禮樂須制作。六經隱義資發蒙。論事廟堂集耆碩。啓口寧讓前諸公。門門撥書古都市。四筆冠蓋何隆隆。我生生長在窮谷。那有文字爭人雄。謬蒙引譽百僚上。負祿府署慚無功。一別十年還又五。昔者少壯今成翁。誰知復客七閩下。隔二千里來詩筒。羸軀頓醒瘴癘惡。賴以慰此心中忡。越王城南浪自白。越王城東花自

紅曰。此以興合者也。後誦伯生虞公三鳳行贈海東之選江南詩云。海東之兄第三人。如鳳凰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門翔。伯冲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之文五色雲。見者眩恍生眇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愠乃可尊。東書江上歸見親。君子之樂樂最真。君不見匡廬之山高。崑崙而塞峩左界。豫章諸川匯為蠡。鄱其陰浩浩千源道。岷經潛沱山氣束。鬱不得去。上衝為紫蓋。直與天相摩。為雲覆八極。為雨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其進未可量也。偶爾小屈柰爾何。曰。此以比興為轉者也。又誦楊載先生寄友人詩云。聞君宦遊處。正值洞庭湖。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舟行過漢沔。風物覽衡居。天下文章弊。非公孰啓予。曰。此以比興為承。賦為轉者也。又誦揭曼碩先生送涂雲章詩云。垂

雲厲驚風。萬里摩高圓。蟠泥鼓巨浪。豈顧九重淵。毛生入楚庭。脫穎俄頃間。粲粲涂公子。長笑起丘樊。朝辭豫章臺。暮過匡廬山。大帆割鸚鵡。極目空波瀾。黃鵠綠袍仙。吹笙紫雲端。相逢一笑粲。青春滿南天。黃金築高臺。更覺郭隗賢。聯翩樂劇輩。相逐入幽燕。平明九門開。劍佩如雲烟。豈無一字薦。傾倒平生言。東風杏花開。待我薊門前。曰。此以比興為起者也。已上四先生當今詩人。故舉其四詩以為凡例。其它或有通首皆賦而無比興者。在風雅頌亦有其例。但更難作爾。余復問曰。周伯弼所編唐三體詩。以虛實二字為例。若四實中早春遊望與經廢寶慶寺詩。中四句皆景物。似與比興承轉之說不合。何耶。先生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兩句是說早春。於六義屬賦。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兩句是說景物。於六義屬興。池晴龜出曝。松

冥鶴飛回。兩句是說景物。於六義屬興。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兩句是說人事。於六義屬賦。伯弼以四實槩論之。其說疎矣。又曰。杜詩五七言絕句。有對不對。如何。先生曰。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截律詩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律詩前後四句。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四句。自為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余又問古詩經叙情實。去三百篇為近。律詩拘於對偶。去三百篇為遠。其亦有優劣也。先生曰。此詩體之正變也。自選體已上。皆純乎正。唐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之詩。猶正者多。而變者少。杜子美。韓退之。以來。則正變相半。變體雖不如正體之自然。而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必有。如子美近體佳處。前古無人。亦何惡於音律哉。但人之情各有所近。隨意所欲。亦

自成家數。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如杜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第一句是中庸天地位之意。第二句是萬物育之意。第三句是言物之動者得其所。第四句是言物之靜者得其所也。轉合處可謂變化淵永。而升降開合見矣。作者用心之苦如此。而讀者容易看過。殊不覺也。曰。或謂少用助語字。多則為儒者之詩。而非詩人之詩也。此說如何。先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大雅曰。一者之來。比我祗也。與魯歌之哉字。卿雲歌之兮相似。太白有云。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少陵有云。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昌黎有云。忽兮不知余生之為求也。大率皆如此。大抵詩者。所以道情性。隨所欲言。無不可者。若以此為拘繫。不其固哉。或曰。詩大序云。是為四始。詩之至也。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

詩矣。朱子之傳亦曰：後世作者，孰能加於此乎？嘗謂詩者，發人之情，性千萬世猶一日也。豈刪詩後所能限也耶？先生曰：史記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以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皆周公所定之樂歌也。夫當教化純被之餘，文明極盛之運，作者之情性既極其正矣，而又得周公大聖為刪潤焉，故皆盡善盡美而不復加。邵子所謂刪後者，蓋兼指周公所刪潤之詩言之，非專指夫子三百篇之刪定也。朱子所謂後世不能復加者，蓋指風雅之正，與周頌商頌言之，非謂變風雅與魯頌也。大朴既散，風氣日開，王化不明，人心不古，後之作者，其情性既非古人之正，又不得周公孔子為刪潤表章，則詩不逮古人，尚何疑哉？郝伯常言：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而追三代，矧其下者乎？於是近世又盡為辭勝之詩，莫不惜李

賀之奇，喜廬山之怪，賞杜牧之驚，越元稹之艷，又下焉為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喧噪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巧，嘔嘔噉味於齒牙間者，祇是天地風雷雨日月星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鸞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釘釘排比，以為工，驚若唱喊，以為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矣。又焉知三代情性風雅之作哉？草廬吳先生感興詩云：周詩三百篇，雜騷二十五，自從蘇李來，萬變不復古，皆謂是也。余又問前輩謂人之工於字，工於畫者，皆為玩物喪志，與嵇康之鍛阮孚之蠟，徒費精神於世無補今之工詩，得無類此耶？先生曰：夫子刪詩，列於六經，謂其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述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推之從政，專

對而無不可。其所關亦大矣。若作者能以思無邪存心。而不墮於奇怪浮靡之失。則固聖人之所不棄也。其或於正學正教。謾不知講。而惟詩是務。則志荒之罪。亦固不得而辭。而其人其詩。亦可見矣。如德機范先生感秋詩。蒼山秋意長。池館靜而闕。雨過俯竹間。流螢夜深至。羲皇世已遠。風雅日凋弊。舉手過頽流。誰識作者意。鳥鳴魯東門。泗水不涘袂。後世三千年。直可有聖。知機關係風化。詞語特細事。月冷閉虛簾。坐夢太古帝。揚眉順玉色。發盡養生秘。勿謂學仙難。此道可立致。觀此詩。意義深遠。學者可不知所感。而審兩趨也。

余少年從叔父楊文圭遊於西蜀。抵成都。過浣花溪。求工部杜先生祠而觀。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余造而問之。曰。先世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於當

世。厥後言生問陶生。亦以詩鳴於今。源流亦遠矣。然甫不得傳。諸子而獨傳。門人吳成。郢遂。王恭。得其法。故余得傳之三子者。雖復先世之重寶。而得之亦不易也。今子自遠方而來者。敢不以三子所授者言之。子其謹之哉。余遂讀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余者以貽之。昔至治壬辰初元。四月既望。蜀中杜原。

可當風雨。動秋思。夜傍缸頭。自峯危。經史多蒙。生死事。披襟少徹。五更時。

秋思

新編名賢詩法上卷終

新編名賢詩法中卷

揚仲弘註少陵詩法序

前進士河東鹽運使金壇史潛校刊

夫詩之為法也有三而製作之法則有五然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者此詩之法也有主意在上一句下則貼承一句而後方發出其意者有直起一句而以主意在下一句而就其中發出其意者有双起兩句而分作兩股以發其意者有一意作出者有前六句俱若緩而收拾在後兩句者此製作之法也詩之為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澗着痛快曰優游不迫詩之俗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曰俗韻大抵詩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高遠曰結句要不着迹曰承句要穩健曰下字要有金石聲曰上下相連曰首尾相應



曰轉摺要不着力。曰占地步。蓋首兩句先須闊占地步。然後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至矣。地步一狹。譬猶無根之源。可立而竭也。今之學者。倘有志乎詩。且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沈潛諷詠。款其詞。究其旨。而又訪諸善士。以講明之。若今人治經。日就月將。自然有得。則取諸左右逢其源。苟為不然。吾見其能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行而欲行。少不仆者。余於詩之一事。用工二十餘年。乃能會諸法而得一二。然於盛唐大家數。抑亦未敢望其所似焉。

新刊名賢詩法序畢

杜甫 字子美 兗州人

秋興八首

王氏曰。秋興八首。前三章後五章。以夔州長安二事。繫可見此其目也。傷而作也。

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上句以玉露凋傷木葉而興。夔州之客懷。下句言巫山巫峽之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上句言巫峽下向言兼天湧。接其陰。其為蕭森可知。兼天

蓼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上句言其為蕭森可知。兼天湧。接其陰。其為蕭森可知。兼天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此二句正是收斂。前句思歸之

必為之感傷焉。下句言繫舟巫峽。上句言其為蕭森可知。兼天湧。接其陰。其為蕭森可知。兼天

心切。况又處嚴催刀尺。愈切矣。故重有感傷而詠嘆也。

衣之砧。則思歸之心愈切矣。故重有感傷而詠嘆也。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夔府城即夔州城也。前常以將京華即長安也。蓋此時吐蕃擾京師。故甫之意。君臣聽猿啼三聲而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上句言奉使之臣。空君在隨八月之。亦可見人之時。聽猿啼三聲而

槎聲而已。下句言奉使之臣。空君在隨八月之。亦可見人之時。聽猿啼三聲而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言明皇幸蜀。甫不為官於京省。香爐之傍。下言吐蕃陷長安。而有悲笳。遺下當時寢伏之枕。於及

於山樓粉堞之間。此兩聯皆就望而有一悲笳。遺下當時寢伏之枕。於及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此二句是照前夔府落日之時。映藤蘿猶在望也。請看二字。此甫假設

之辭。於此詩見其憂念長安之甚也。假設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上句言夔州日初景象之美。下

日凡坐於江樓。山腰之間。下二句便就日日江樓坐翠微。句言其象之可喜也。如此故曰

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信宿再宿也。還猶也。故舊也。此

前四句是興起後四句。我則不蓋以景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言我非不欲如匡衡之抗疏。奈

之傳經。奈我之心事違也。此二句見甫之抗疏。而

學劉向。不如漁人。燕子之名。得遂其心。匡衡之抗疏。而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此三句皆夔府托興。以寓傷

子弟。皆有功名。我則不如。前三句皆夔府托興。以寓傷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此甫假設他人言長安之更變。

百年之奕。今日之變。如此。其為世事。可勝悲。傷天之甚大。抵前

一句。是捲腦。已後四句。是發出其事。下一句。是貼承上句。前

轉眼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此言更變如是。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此言西征未已。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此通結六句之意。以魚龍之寂。

歸題。長安之流離。平居有所思。亦思此首尾相貫。如錦瑟。此以其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無事。今日更變。詎不為之。有所思耶。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此詩正作起句三字。比而與也。

天子在長安而有是事也。蓋上句言蓬萊宮者。神仙之宮也。明皇

則言又有承露盤高在雲霄間也。夫蓬萊宮者。神仙之宮也。明皇

賦於宮內。故下二句。即以神仙之事接之。

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西望王母之下降瑤池。東見紫

關。以比皇后天子也。昔者關令尹見紫氣滿函關。後老子果乘青牛度

關。周穆王宴瑤池而王母降。上句言朝見。下句言臣來朝見。

蓬萊宮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此二句是言明皇幸宮時事。

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朝。此二句言長安也。前六句

州。而驚歲時之晚也。斯時玄宗已幸蜀。不復可再賦。而觀是官

朝觀也。青瑣省中門名。非蓬萊宮之門也。

○其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瞿塘峽口。夔州地也。曲江在長

秋之時。風烟交接。蓋甫客夔州。而追思昔日同諸公遊

賞曲。曲江宴樂。何限。今則皆不然矣。故於秋引而感傷也。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此言曲江之地勢也。如

入邊愁。素秋之景也。花萼。明皇樓城名。夾城。御氣。所道之處也。今則明皇

幸蜀。而芙蓉小苑。皆為吐蕃所陷。如之何不感傷也。

珠簾綉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此言曲江之景繁華而此昔有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此是追往時遊賞曲江次回首

其七他日必有中興之君後立秦中是春秋謀心之論也又曰回看可憐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物也武帝旌旗猶若在眼中也揚曰此二句大意是言武帝之

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韓公本意繁三城之詩辭不同而意此詩與如之何使彼物動秋風

承上二句而言昔之實事楊氏曰此二句是旌旗在眼中二物

波飄旅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昔為攻戰之具今惟見蓮之凋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蒲地一漁翁此句承上聯而總之關塞鳥道

其八獨鳥有一路之可通而不思漢而今他之荒廢故有此際天之關塞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昆吾御宿二地名紫閣峰終南

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此句言是吾之物，與而比也。上句喻臣食君

與下句喻貴妃。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上句言玄宗御宿昆明，吾之時而

正與閣草率同，下句言也。此四句其為遠，皆從可知。美陳綵筆昔

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儂書。此四句其為遠，皆從可知。美陳綵筆昔

五詩者章按言長安之事。二章言白頭吟，望苦儂書。三章言曲思，如江也。四章言吳氏，此

五詩者章按言長安之事。二章言白頭吟，望苦儂書。三章言曲思，如江也。四章言吳氏，此

漢州而政行。干長安秋日之托物而起。今當秋日，則不遇吟嘆，何曾以筆頭

○吹笛 出字格 正中之變

吹笛秋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此二句一篇之主意，以

貫三聯此。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此二句應起，胡騎中

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此二句應起，胡騎中

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此二句應起，胡騎中

○送韓十四歸江東省親 問答格 結中之變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王氏曰：兵戈阻，父子相離，萬

事皆非矣。尚安得如老子舞

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

鄉猶恐未同歸。此二句，結起聯。

○登高 句應字格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此上一句起，第二聯上句言山

所下有句言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此上一句起，第二聯上句言山

可也。此景物。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此上一句起，第二聯上句言山

叩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四句以人事言。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夫人因示弟行軍司馬位叙事一意乃正中之變

中丞問俗畫熊頻變弟傳書彩鷁新上句言中丞。下句言別駕將中丞命也。漢官制丞相車出。以畫

熊為物言人迂轉九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尚書中丞相赴江陵。起居衛

事也。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上句言江陵之景。楚宮

與振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髮愁如銀示從弟何故以此

○詠懷古跡中聯牙鑠格為報惠連詩莫惜嗟予斑髮愁如銀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

黃昏上句起第三聯上句。下句起第三聯下句。紫臺漢宮名。朔漠地名。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

夜月魂上句承第三句。言明妃死矣。猶想其魂之歸。下句承第四句。言明妃死矣。猶想其魂之歸。

分明怨恨曲中論此結起意。

客至興無賦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来鷗來以與客至言無

花徑不曾客鷗來以與客至言無

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四句皆賦

詠懷古跡四首

其一結上生下體而起結微意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支離其身於西南天地之間。則

有兩懷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指西南而東北而言。五溪

何如也。非懷而何。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黃鶴往。胡

此山。非懷而何。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黃鶴往。胡

終上四句之意。詞客哀時。以生結句之意。所謂古迹也。庾信平生最

簫瑟暮年時賦動江關。

○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帳望千秋一洒泪。蕭條異代不
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楚宮即荒臺故宅之地。此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
空。曰豈不復見作其風流儒雅也。日

○其三

節節生意格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
寺中。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猿鵝走村童。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
臣祭祀同。

○其四

抑揚格

諸葛大名垂宇宙。功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

羽毛。諸葛之才。本可以魚天下。今之三分割據。不得展其才。雖行籌

策。而名之垂宇宙。自若也。萬古雲霄。即宇宙也。羽毛之在雲霄

即肅清高也。上句可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二句

以掩上句之題。言諸葛在伊呂之間。指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

軍務勞。此前三句。以詠懷。亦以寓感慨之意云。

○其一

歸題格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

人間。楚王戊葬有玉魚。玉魚。金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開。

今胡馬入關。北斗。蕃發。起。民。之。憂。國。憂。民。如。此。

莫破愁顏。渭將軍未可樂也。公之憂國憂民如此。

○其二

結上生下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公築三城以絕胡人。以拔漢

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豈難為胡人本意如此。本字起下宜字。豈

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胡人入關結上四句皆將之通。此二句言

清矣。之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吝外平將此四句皆貴者。將不能輔君主。

○其三

歇續意格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言二京俱為滄海未全歸禹貢。

薊門何處覓堯封言未特關中而避。取朝廷衰職雖爭補天下軍儲

不自供賈誼將稍喜臨邊正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其四

前少後多格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祲未全消吳氏曰。此言嶺海皆越裳

羣魚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此言職不能通氣也。殊錫曾為大司

馬。松戎皆插侍中貂言朝廷待諸將非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

翊聖朝剡風朔雪。如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舉南北而言也。言天王之

○其五

前開後合格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上句言夔州見春色。到也。正憶往

時嚴僕射共傳中使望鄉臺此上四句向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

數舉杯上句言武三為節度使。今昔對言。合也。下句言武西蜀地形

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此西蜀事。開也。對言。合也。下句言武西蜀地形

公出諸將之右。故云然後開說。今也。

○返照

楚王宮北漸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此不專詠物。而前返照入江翻

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分應上二字。句。哀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病見返照。則高枕而已。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上句。

○獨夜

○聯珠格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此詩前後各意。清燈自照孤帆宿。新月尤懸双杵鳴。上句見獨夜。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上句。

乃甫自嘆。下句。步筇倚杖看牛斗。銀漢遙瞻接鳳城。此公望長安也。上句結自嘆。尤

乃甫憶舊也。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京城人呼為斗城。

○狂夫

○歸題格前相似而變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此詩前四句一意。風飄碧篠娟娟

雨。染紅蕖冉冉香。上句結橋西之景。下句結厚祿故人書斷絕。恒

飢稚子色淒涼。上句甫憶舊。欲填溝壑惟踈放。自嘆狂夫老更狂。上句。

結憶舊之意。下句結着家之意。

○恨別

○一意格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此句起三聯恨別之由。草木變衰

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胡騎長驅。故也。思家步月清霄立。憶弟看

雲白日眠。此句別四。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言恨別而

得歸。胡騎長驅。則別意不終別也。

○暮登西寺樓寄裴十迪

○兩重格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前四句言暮登樓。孤城晚照紅將

斂。近市浮嵐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寐。故人相見未從容。後四句言裴十迪也。指知

君苦思緣詩瘦。大向交游萬事慵。此結上

野望

變字格小異上卷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

吳氏曰明出山水二字以起第

二聯之句言仲冬以貫第三聯

似欲向人啼此應第射洪春酒寒仍綠

目極傷神誰為携此下句結

閣夜

前實後虛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河影動搖雪霽則鼓角聲壯三野哭千家聞戰陣

夷歌是處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藏題格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

宮草微微承委珮爐

香細細炷遊絲此言宣政殿之景物雲近蓬萊常五色

雪殘鳩鵲亦多時上句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前六句言殿中侍朝

題張氏隱居

先體後用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

不貪夜織金銀氣遠害朝看麋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

符牽風翠帶長林花苑牆所見龍武新軍深駐輦

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此以兩兩字起結。以江上形容
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此以兩兩字起結。以江上形容
來散紫宸。宸此句言為客。下句想冬至朝。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
是三秦。項王立三降將。故曰三秦。

○贈田九判官梁丘梁丘為奇舒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使節指奇舒翰。降王謂土蕃。款

入朝。死馬搃肥春首管。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

郎早見招。麾下顏君材並入。獨能無意問漁樵。上句美田生入京。尤

未宜卷顧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上句言景。以興下句。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角聲。月色。獨宿可見。蠟炬之殘。悲自語。如誰

而色共。謝看。朔風塵在。蕪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此二句。宿府之意。

○小至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此二句。刺綉五紋。漆弱線吹葭

六琯動浮灰。上句言人事。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放梅則春之雲物不殊。鄉土異教兒且覆掌中杯。此結。小至。故以對

又來。可感興之意。下句以結人事也。

○燕子來舟中作

○開合格。變中之變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啣泥兩度新。此以燕子之飄泊。比已之飄

入故園尚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怜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

身比與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此始見舟中作。甫為客

○十二月初一日作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此二句作。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輕柳絮點人衣。此二句作。第七句意。亦粘起。燕所入山扉者。以

二月豈有此物哉。前日有即看後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此二句。應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上句結準擬開懷之

前四句。即春來。下句結老去見面稀之意。此四句。結前四句。

○江村 二字貫串三字棟梁在中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此二句明出江村二字。為一詩

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上句言村中一物之幽。老妻盡

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上句言村中一事之幽。多病所須唯藥

物微軀此外復何求。前言老去病多。所須者唯藥

崔珣不知何處人。鼓吹註云與趙光遠一時工詩

○鴛鴦 一字血脉

翠鬢紅毛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

才分烟島猶回首。鼓吹才作暫。只度寒潭亦共飛。

映霧盡迷珠殿瓦。逐拔齊上玉人機。

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草 百花苑路初萎陰。

鈎鑲連環格

五穀堪疇苦見侵。

滕音繩

農父艾時種者刺
別離空惹玉簪恨
綠野荒蕪好歸去。

吳融字子華山陰人

宮人闔處惜如金。
鹿籜深勞稷畷心。
朱門閉僻少相尋。

○汴梁用兵後

双抛體

隋堤風物已凄凉。

堤下仍多古戰場。鼓吹古作舊

金鎖有苔人拾得。

蘆衣無土鳥御將。

秋聲暗促河聲急。

野色遙連日色黃。

獨上高樓更愁絕。漢涼也。鼓吹高樓作寒城。

戍鼓驚起鴈行行。戰場也。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人

○錦瑟

外剥體

錦瑟無端五十絃

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泪

藍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解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嶺南郊行

三字棟梁

瘴江南下接雲烟鼓吹下接去入

望盡黃茅是海邊

山腹雨晴添象跡

潭心日暖長蛟涎

射工巧俟遊人影

鷗母偏驚賈客船鼓吹賈作旅

從此憂來非一事

豈容華髮度流年鼓吹度作待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

東岳真人張水師

東岳真人張水師
堪為烈女書青簡
金縷機中拋錦字
雲衢不用吹簫伴

杜甫見前註

玉臺觀

中天積翠三峰遙
遂有馮夷鼓
江光隱見龍宮窟
更有紅顏生羽翰

順流直下

高情雅淡世間稀
久事元君住翠微
玉清壇上著霓衣
祇許乘鸞月下飛

別本許作幾月
下飛作獨自歸

內刻

上帝高靈降節朝
始知羸女善吹簫
石勢參差鳥鵲橋
便應黃髮老漁樵

桃花洞裏玉堂仙
有客重尋鑑湖酒
龍行靈雨空壇淨
回首都門耿如許

感興寄友

十年京國愁
漢月夜吟鳩鵲觀
書來慰我臨波上

後散

二字貫串在中

詩酒淋漓共賞遊
苑雲春釀肅霜裘
秋去思君到水頭

秀覽千崖萬壑烟
無人為上剡溪舡
鰲負神宮接道
春風長託柳飛綿

為憶晉人張處士。

于今江海尚淹留。

雜詠八體

詠物體類有賦

詠柳

一種參差翠拂頭。解招黃鳥說因由。輕籠雨檻全無緒。斜搭風簷半不收。山驛踞傍春繫馬。水亭津口夜維舟。青青更有傷心處。落日杏花相對愁。

起句略見柳樣。承句以招黃鳥。則是柳明矣。輕籠雨檻。斜搭風簷。字字體狀得絕。山驛繫馬。水亭惟舟。柳之用盡矣。過句結句帶感慨極妙。蓋杏與柳同時。而李世末俗。杏無所托。徒見柳得其時耳。此是比刺意。所謂詠物有體用者。如絲麻菽粟。可為充食之用。金玉毛羽。可為禮器之用。大忌說得小家相。至小之物。也要關係至。

大道理。大抵要關大議論。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便罷。要有無窮意。

味葉水心。所謂為文不關世道。雖工無益。

詠題古跡。體要有感。

許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凌敲臺一首。

宋祖凌敲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曉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蒼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鼓吹便作應岩畔古碑空綠苔。

○起句見作臺人。承句見臺之由。寓諷刺。頸聯見四止。體大。為感慨。領聯見臺下景物。寓興發傷感。過結寓譏嘲。以詞後人。此風詩也。送贈體要見離別。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宋中舍。遊江東一首。

孤城郭外送王孫。越水吳洲共爾論。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青楓獨映搖前浦。白鷺閑飛過遠村。若到西陵征戰處。不看秋

草自傷魂。

○起句要見別處承句要見他所往處頸聯要見別地景物以寓勿忘。領聯一句說我在此對如此景物寓愁意。二句見它。所去清高脫洒過結大要有關涉非常人相期望之意也。

寄友體要見情念之情

懷友一首

憶昔青燈夜對床。冷猿聲裏早梅香。一從去櫂衝寒雪。幾度凭欄到夕陽。秋思漸於蟬外覺。別愁空入鴈邊長。江楓也解離人意。不遣西風葉盡黃。

○起句見昔日相親之情處承句見非常人相得之情。頸聯一句憶別時一句說別後相思。有比譏時。領聯對景傷情過結言景物也替人愁也。切忌兒女小家相。要見我與它兩人高尚處。

謁見體要見自高

謁人一首

揮鞭直指望長安。得雨蛟龍肯暫安。帝里鶯花三月暖。安穩風雨五更寒。至富貴來時易空手文章行路難昨夜燈花綴金粟。我公應不等閑者。

○起句見我來謁意承句說我非常人。頸聯一句說它得意。一句說它我失意。寓謁情。領聯言遇不遇有命焉。過結言我亦得吉兆而來。公必不虛以常人待我。

和挽體要見有關世道所傷感者

挽隱士一首

篋中遺草是琅玕。對此令人洒泪看。三徑尚存行迹在。數螢猶自照書殘。晨光不借家門曉。暝色空流隴樹寒。欲問皇天天更遠。有才無命說應難。

○起句便要見物在人亡。謂之一棒打死人也。承句寓傷感。頸聯體狀其人生前德性。不可作頌德詩說。領聯寓悲憫意。亦是一體。此聯體不一。或於此言其雖死。有子可傳。恰似不曾死一般。又或言其雖死。有事業可為後世用。過結要關涉大體。言此人之死。與世道有相關。非如碌碌庸庸之與草木同腐者之比。

酬謝體要見非常所贈

陸龜蒙字魯望

謝賜硯詩一首

震骨堅來玉自愁。琢成物象古釵頭。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鉄沈埋見亦羞。最稱風亭批碧簡。還將雪竇瀆寒流。君能把贈閑吟客。徧寫江南物象酬。

○起句見非常物。承句見此物形象妙處。頸聯體狀得意極妙。領聯言我得之為用亦非常。過結言有如此之物。贈如此之人。我豈可

不徧寫江南之物象。以酬非常之

齋頌雪臥罷出亭看瑤京遠近皆同色。高溪一望翠映君。我有

分烹爾能為情室際。滄海翻覆人間何事清。

丁酉暑雪感懷

日行一萬里。竟不省何因。力耀清沽酒。顏熱思益辛。舊賢為處士。見世作浮人。無邊秋色落。啣盃笑淺嗔。賴同知己

翻如抗。意氣直。

同海如飲

漫道珊瑚好，斷壺亦供眠。藏身曾試術，附耳且通玄。此會條成世，其中別有天。滄桑誰與問，膏蝶自

翻

詠壺枕

昨夜隨車至滿，物色新迎梅。知好節膏黍，問芳塵上苑。充濯蓬山紫氣，親幸後千里。屢折角觴，僂中

和歸知縣沾名欲濕杏花雨

新刊名賢詩中卷畢

新刊名賢詩法下卷

前進士河東鹽運使金壇史潛校刊

黃子庸答王著作作進之論詩法

大凡作詩先立其意。意者一篇之主也。如送人則言離別，不忍相舍之意，寄贈則言相思，不得見之意，題詠花木之類，則用離騷芳草之意。故詩如馬意如善馭者，折旋操縱，先後疾徐，隨意所之，無所不可。此意之妙也。又如將之用兵，或攻或戰，或屯或守，或出奇以取勝，或不戰而收功，雖百萬之衆，多多益辦，而敵人不能窺其神，此意之妙也。意在於餽物取義，則謂之比，意在於托物興詞，則謂之興。意在於鋪張實事，則謂之賦。但貴圓活透徹，辭語相頡頏，常使意在言表，涵蓄有餘不盡，乃為佳耳。是以妙悟者，意之所向，透徹玲瓏，如空中之

聲雖有所聞不可彷彿如相中之色雖有所見不可描摸如水中之味雖有所知不可求索洞觀天地眇視萬物是為高世剖出肺腑不惜語言是為入神超達虛空了悟生死是為高衆寄興悠揚因彼見此是為造妙隔關寫景不露形迹是為不俗故意在於閑適則全篇以雅淡之言發之意在於哀傷則全篇以淒婉之言發之意在於懷古則用感慨之言發之此詩之悟意也意既先立必須得句句有法當以妙悟為上第一等句得於天然不假雕琢律呂自諧神氣兼備奇絕者如孤峯斷崖高古者如黃鍾大呂飄逸者如清風白雲森嚴者如旌旗甲兵雄壯者如千軍萬馬華嚴者如時花美女是為妙句其次必須造語精工或動或靜或大或小或真假或生死或遠近或古今或虛實或有無變化彷彿一句之中常具數節意乃為佳句是

以洞觀天地之句似放誕而非放誕了達死生之句似虛無而非虛無剖出肺腑之句似粗俗而非粗俗寄興悠揚之句得之於自然其意之所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待思索歸之於自然隔關寫景之句不落方體不犯正位不滯形色左右上下無所不通似著題而非著題非悟者不能作也句既得矣於句中之字得渾然天成者為佳下字必須清必須圓必須活必須響與一篇之意一句之意相通各自能作立而後能相成是為本色然了達死生之句其字宜高古宜直率洞觀天地之句其字宜宏放宜開闊宜雄渾剖出肺腑之句其字宜沉着宜痛快寄興悠揚之句其字宜涵蓄不露宜優游不迫隔關寫景之句其字宜精工宜神奇宜飛動宜變幻宜峭拔宜飄逸每每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若有若無若彼若此之意為得之極而言之

一詩之中。必先得意。一意之中。必先得句。一句之中。又須得字。先得意。次得句。而字存乎其中。不待求索者。上也。其次先得句。因句之所。在而生意。或先或後。使意能成就其句之義者。次也。又其次先得字。因字而生句。因句而成意。使意與句皆成其字之義。又其次也。故意也。句也。字也。三者俱備。為妙悟。意與句皆悟。而字有虧欠。猶為小疵。若有意無句。則精神不充。有句無意。則徒事粧點。句與意俱不足。而徒以一字求工。何足取哉。然意之所忌者。最忌議論。最忌用俗。議論則涉文字。而非詩。用俗則涉近而不古。句之所忌者。最忌虛中之虛。實中之實。須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可也。字之所忌者。最忌粧點。最忌襯貼。蓋非本句之所有。而強牽合以成之。是又不可不知也。詩法中。千言萬語。大意皆不出此。熟參之。熟參之。雖李杜復生。不易斯言矣。

王近仁與友人論作詩帖

某連日讀所贈諸詩。不能去手。作詩之法。固當若此。每切論。凡作詩。文當如行雲流水。輕車熟路。不假用力。即無疑滯。使識者讀之。如自。已曾中流出。乃佳。又須意圓。句熟。令人一唱三嘆。方為絕作。若長篇。大章。必用意滿足。不可氣促。語窘。譬之老將用兵。誦令百萬之衆。法。度嚴整。旗甲精彩。堂堂正正。鼓進金退。動合節奏。乃佳。然鉄騎突出。斬將搴旗。驚人駭目。見所未見。斯有大手之奇也。至若喑鳴叱咤。雷。激電奔。山岳崩摧。旌旗變色。而馳騁起伏。不失部伍。然後歛衆收武。振旅凱旋。此則神妙矣。如乘雲御風。鈞天九奏。飄乎若將造玉母。而。宴瑤池。斯又李供奉之仙才也。吁。茂以加矣。若前輩云。人已百。人十。已千。古人地位。亦可到足。下知詩。故敢以區區臆見。為獻。未知果然。

否。其奉啓水天集語內篇

范梈德機述江左第一詩法

詩之說尚矣。古今論著類多言病而不處方。是以沉痾少有瘳日。雅道無獲彰著。茲集開元天曆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為一編。以俟後之賢士大夫之好學。俊彥子弟有志者之告。以謂天地之寶物。當為天地間惜之。切慮久而泯沒。特筆之於楮。以與天地間樂育者共之。授非其人。適以招議。又當慎之。得是說者。猶寐而寤。猶醉而醒。外則用之以觀古人之作。萬不漏一。內則用之以運自己之機。聞一悟十。若夫動天地。感鬼神。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是編猶古今本草。所以無非有益壽命之品。服食者莫自生。旅起塵落外道。草木之向陽生而性暖者。已寒。背陰生而性冷者。已熱。此通確之

論至當之理。或者執私見而不之信。則曰神農氏誤後人者多矣。豈不為大誣也哉。

六關。

一篇法。二句法。三字法。四音節。五家數。六氣象。

右一篇成法。必須精研合此六關。方為佳作。不然則過不無矣。篇法。

有以字論者。有以意論者。有以故事論者。有以血脉論者。

律詩篇法。

唐人李淑有詩苑一書。今世罕傳。所述篇法。止有六格。不能盡律詩之變態。今廣為十三格。隱括無餘。猶六十四卦之重。不出八卦。八卦之生。不離奇偶。可謂神矣。目曰屠龍絕藝。此法一泄。天造始呈。

一字血脉。

二字貫串。

三字棟梁。

數字連序中斷在內。

鈎鎖連環。

順流直下。

雙拋。

單拋。內剝。

外剝。

前散。

後散。

中斷附數字連序內。

右十三格圈點成圖猶星在天。粲然可指而說也。有詩在前。對林

五言長篇古風篇法

分段。

過句。

回照。

讚嘆。

分段者。先分為幾段。幾節。每節句數多少。要均齊。首段是序。子序

了一篇之意。皆含在中。結段要照起段。且選詩分段。節甚均。三

句則皆三句矣。四句六句八句。則皆四六八句。並不參差。杜却

不如此太拘。然亦不太長。不太短也。

過句者。其次要過句。名為血脉。引過次段。過處用兩句。一結上。二

生下。為最難。非老手未易到也。

回照為十步。一回頭。要照題目。五步。一消息。要簡語。

讚嘆。方不甚結。感長篇怕亂雜。一意為段。

已上四法。備於北征詩。舉一偶之道也。

七言長篇古風篇法。

分段。過段。突兀。字實。讚嘆。再起。歸題。送尾。

分段如五言。

過段亦如之。稍有美者。

突兀萬仞。則不用過句。陡頓便說他事。杜能如此。岑參尊高此法

為一家數。

字實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串。極精神好誦。岑參所長。

讚嘆同五言。長篇有此便不結促。甚有從容之意思。

再起如一篇三段說了前事。再提起從頭說。謂反覆有情也。

如魏將軍歌。青松障子歌。

歸題乃本末一二句繳上起句。又謂之頓首。

如蜀道難。古別離。洗兵馬行乃歸題也。

送尾則生一放餘意結束。或反用。或比喻。如陸馬歌曰。君不見愁

康養生被殺戮。又曰。如何不飲令人哀。

五言短古風篇法。

辭簡意味長。言語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如步出城東

門。帳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忽見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起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開簾見新月。便即下帷拜。細細

人不聞北風吹裙帶。揚仲弘曰。五言短古風。衆賢皆不知來

處。乃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此論惟趙

松雪承旨深得之。次則豫章三日新婦曉得清江知之。却不多用。

七言短古風篇法。

辭明意盡。與五言相反。如休洗紅。洗紅紅色變。不惜故縫衣。記

得新操。苦人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為妾。石人前。石橋

邊。六角黃牛。二頃田。帶經躬耕三十年。

樂府篇法。

張籍 王建 為近體次之。張吉虛妄不必效焉。

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張王最古。上格。焦仲卿妻 木蘭詞

羽林郎 雇家妹 三婦詞 大垂手 小垂手。篇皆絕唱。

李太白樂府氣語皆自此中來。不可不知也。要訣在於反本題結。如山農詞結却用西江賣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是也。又含蓄不發結者。又截斷頓然結者。如君不見蜀葵花是也。

絕句篇法。

首句起。

畫松有似真松樹。

高僧

次句起。

金陵即事。

第三句起。

前二句皆閑。至第三句方說本題。

扇對。

杜存沒口彌六首。

間對。

首句開次句說本題。第三句又問。第四句再說本題。應第二句。即摩詰詩是也。

順去。

松下問童子。

湘中老人。

問余何事栖碧山。

沱江東晚泊。

首座茶。

行到山窮水盡處。

藏脉。

并方鏡 李龜年

四句並聯。

遲日江山麗。两个黃鸝鳴。翠柳之類。

中分別意。

前兩句說本題。後兩句說題外意。願領龍驤。十萬兵之類。

借喻。

借本題說他事。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為喻。詠花者。必借婦人為喻。

已上十法。絕句最為緊要。推此以俾思過半矣。

句法。

問答。

誰家獲者婦與姑。

何日東歸花發時。

當對。

白狐跳梁黃狐立。

婦女行泣夫走藏。

上三下四。

鳳凰樂奏鈞天曲。

烏鵲橋連織女河。

上四下三。

金馬朝回門似水。

碧雞天遠路如絲。

上二下五。

不貪夜識金銀氣。

遠害朝看麋鹿遊。

上五下二。

上應下呼。

行雲流水。

顛倒錯綜。

言倒理順。

議論句。

直出句。

兩句成一句。

杖藜嘆世者誰子。

林花看雨胭脂濕。

春日鶯啼脩竹裏。

紅稻啄殘鴉鷄粒。

海鳥在深嘗見日。

家人用古人無。

鄭縣亭子澗之濱。

屢將心上事。

蕭蕭十里馬。

中天月色好誰看。

水荇牽風翠帶長。

仙家犬吠白雲間。

碧梧棲老鳳凰枝。

寒岩四月始知春。

一去三年竟不歸。

相與夢中言。

箇箇五花紋。

字法。

事文類聚中事不可用。多宋事也。又不可用俚語偏方之言。摘用

又記西漢書文選。晉書。新唐書。宋書。故攷字樣集成編對子左。

一副當

白雨觀。

碧鷄坊。

金僕姑。

玉貝欄。

高鼻胡人。

平頭奴子。

省語。

自成。

從長。

護短。

右用字琢句之訣。先須作三字對。或四字對起。然後按排成金句。不可逐句思量。却是對偶不成作也。或一字對起。亦可。路頭差處在此。捕風捉影。如何成詩。至謹至謹。

音節。

馬御史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方偏氣。言語不相通曉。互相憎惡。唯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於習說。蓋中原

家數

天地之中得氣之正聲音布散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原音韻則便官樣不允。押韻不可用啞韻如五支二十四咸啞韻也。
○三百篇在思無邪。學者不察則失於意見。○離騷激烈憤怨。學者不察則失於哀傷。○選詩婉曲委順。學者不察則失於柔弱。○太白雄豪放曠。學者不察則失於狂誕。○韓杜沉雄厚樸。學者不察則失於龐硬。○陸韋含蓄優游。學者不察則失於迂闊。○孟郊嵯輒截學。學者不察則失於恠短。○王維典麗深學。學者不察則失於容冶。○李商隱纖密閒艷。學者不察則失於細碎。

氣象

翰苑

輦轅

山林

出世

偈頌
神仙

儒先

石麟之類

江湖

問問

末學

未學者道聽塗說也

右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之。大學以變化氣質須仗師友及所讀兩習以開導之。然後能脫去俗近以造高明謹之慎之。又詩之氣象猶字畫之短長肥瘦清濁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得八法便成好漆而洗吾舊態也。此趙松雪翁書與中峯和尚侍者道深之語也。

紫陽先生評詩曰：凡讀詩須沉潛諷詠玩味義理嚼滋味方有所益。且先將那詩來吟詠數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註又吟數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是處。且詩要諷詠之功。看詩不須去看意。但涵詠自好。古人情思溫厚。道德言語自恁地好。詩看義理外更看他文章。詩者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雖然。

音節却不同也。

古作詩法先學言論備至。游夏固無容議。若前所謂一字血脉及
鈎鎖連環之類。其第七字則有同用上聲者。有同用去聲者。則
參之老杜而不然。又當以意會可也。或曰老杜之宴鄭駙馬洞
中詩。其第七字皆三用入聲字。江村詩。其第七字又兩用入聲。
江上值水詩。第七字皆兩用去聲。此又何也。余曰。工部七言律
無慮百四十首。其上去入之相間相諧和者。甚嚴有用去入聲
之重複。蓋不得已而率意。偶有一二耳。安知非傳之訛也。子當
取其多者以為法可也。嗚呼。得意而鍊句。得句而鍊字。而又嚴
之以聲。是謂益求其精矣。何憚煩而為是紛紛也。於是或者釋
然而退。遂書于左。天台陳濟蒼浦贅辭。

續添

凡例有明暗二例。諸皆然。

杜思詩。

鄭谷雙鶯詩。

杜白詩。

鄭谷鷓鴣詩。

起句。

實序。

景境。

答問。

反題故事。

順序故事。

結句。

吊古傷今。

頌美。

客愁。

感歎。

勸戒。祝願。

自感。

自愛。

問訊。

寄憶。

寄詩。

相思。世道。

兵戈。

戎杰。

何年遊。

何由往。

那哥再。懷古。

故事。

歡結。

景曼。

激烈。

何日歸。

已上凡例明暗并起句結句四法律詩絕句長篇短篇通用無
出此者唯童謠一家不在此例不可不知也作者所深博學
如能著心必將有得謹之慎之不可妄受漫錄于此。

因襲轉換法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峽束滄洲深貯月石排紅樹巧粧秋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話盡春愁双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明人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石粧湖在湖雲中船如天上坐

○化行禹貢山川外在周書禮樂中

東坡云羊拋造化陶

○花如解語迎人咲草不知名隨意生

秋崖云花自呼又云野鳥傍

○三點四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

杜荀鶴云有時三點四點雨

○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都是花

王平甫云不知疊嶂夜

○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

曹松詩為客正當無鴈處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吳融詩云無人應失路有樹

○檢曆預尋移火日題墻閑記種花時相韓致知醴酒期高每潤云

石鼎煮茶論水品。
土牆題字記花名。

○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
林逋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誠齋云猶道

山中淺仍移水上居。

○汲水灌松。松雨露。臨池疊石。幻溪山。
祖思山疊石為無竹栽。唐詩病中送客難為。

○歸旁到家空自喜。痛懷戒酒反添愁。
別唐詩還家未當歸。為

○幾家傍水。灯搖影。一榻臨風。鐸自鳴。
唐子西云風迤鍾聲雲外寺水搖灯影酒家樓。

○黃河猶有方堪塞。白髮應無術可裁。
外寺鑄得黃金猶有術。掃空

白髮定無方。

○風餐江柳下。雨過驛梅邊。
刺坡云因風餐柳下。蓬窓疑法此句。

○髮少何勞白。顏衰更肯紅。
鄭谷云衰髮霜催白。愁顏酒借紅。白山

霜葉雖紅不是春。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一樣白髮紅顏字。鍊字轉意不同。

○并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推曉臣云籬根分井口。漏壁透灯光。并

○流來橋下水。半是洞中雲。
子武陵云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

○每於言事際。便作去朝心。
唐林寬長因抗疏日。便

○如何半年內。不見一人來。
祖去朝心自然相似。內不見一人開。

虞侍書詩法。

三造 十科 四則 二十四品 道統 詩遇

○詩乾坤之清氣。性情之源。至也。由氣而有物。由事而有理。必先養

其浩然。存其真宰。彌綸六合。圓攝太虛。觸處成真。而道生矣。

三造 一觀 二學 三作

一觀猶禪宗具摩醯眼。一視而萬境歸元。一舉而群迷蕩迹。超物象

表得造化先。夫如是。始有觀詩分觀要。知身命落處。與夫神情變

化。意境周流亘天地以無窮。妙古今而獨往者。則未有不得其所以然也。由之可以明十科。達四則。讀二十四品。觀觀不已。而至於道。二學。夫求於古者。必得於今。求於今者。必失於古。蓋古之時。古之人。而其詩似之。故學者欲疏鑿神情。淘汰氣質。遺其迷妄。而反其清真。未有不由是而得其所。以為詩者。

三作下手。處先須明徹。古人意格聲律。具於神境。事物解后。辭抑得其全理。胸中隨寓倡出。自然超絕。若夫刻意創造。終虧天成。苟且經營。必墮凡陋。妙在著述之多。涵養之深耳。然又當求証於宗匠名家之道。庶幾可橫絕旁流矣。

十科

意趣神情氣興理境界事物

一意詩先命意。如構宮室。必法度。形似備於胸中。始為斤斧。此以實論取於譬。則風之於空。春之於世。雖暫有其迹。而無能得之。以為物者。是以造端超詣。變化易成。若立意卑凡。清真愈遠。

二趣意之所趣。不盡而有餘之謂。是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於汗漫。窅然真用。將與造化者同流。此其趣也。

三神其所以變化。詩道濯煉精神。含秀儲真。超源達本。皆是神也。是由真心淨想。中生不必盡喻。不必不喻。然月於水。觸處自然。

四情於詩為色。為濃。情淡在心。色在境。一時心境會至。而情生焉。其於條達為清明。滯著為昏濁。

五氣貴乎流通。靈遠無碍。盛大等乎空量。熹微藹乎春暉。然非果有所自而生之。而生之生者。愈不可知。

六理猶王家之疆理也。今人所發足將有所即靡不由是而達。然猶有所未至。非日積之未深。則足力之病進。於詩亦然。非尋思之未深。則才力之病進。要在馴熟。如與握手俱往。

七興有所興起而言也。故凡一事之感。一物之悟。皆興起也。而其悲歡通塞。終屬自然。非有造設。唯不盡所以盡之。

八境耳聞目擊。神遇意接。凡於形似聲響。皆境也。然達其幽深玄虛。發而為佳言。遇其淺陋陳腐。積而為俗意。不能復有心之境。境之於心。心之於境。如鏡取象。境之於心。如燈取影。亦因其虛明淨妙。而實悟自然。故於情想經營。如在曷畫。未著一字。皆然神生。

九事。凡引古証今。當如已造。無為彼奪。緣妄失真。其於窅然色之膠青。空然水之鹽味。形趣泯合。神造自如。

十物指其一。而詩不可著。復不可脫。著則墮在陳腐。實舊。脫則失其所以然。必究其形體之微。而超乎神化之興。

四則

一句

二字

三格

四律

一句。一詩之中。妙在一句。句為詩之根。根本不凡。則花葉自異。復如威將示權。奇兵禽合。君子在位。善人皆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二字。一字之妙。所以合衆要之微。一詩之根。所以生一字之妙。故夫

圓活善用。如轉樞機。溫清自然。如瞻珮玉。字法病在煉。在浮。在常。在暗弱。在生強。在無謂。在捨棒。在背底。在不經。

三格。猶陶家營器。器本陶家。一土而名。狀等差非一。然有古形。今製

之別。精朴。淺深之殊。貴各有其體用之似耳。詩則詩矣。而名製不

一。晉漢高古。盛唐風流。與夫西崑晚唐。江西皆名家。造立不等。氣

象差殊亦各求其似者耳。

四律所以條運氣神。吹噓與趣非音非響。誦而得之猶清風徘徊於
幽林。遇之可愛。微運繁迂於遙翠。求之愈深。

二十四品。

雄渾

平淡

纖濃

沉着

高古

典雅

洗鍊

勁健

綺麗

自然

含蓄

豪放

精神

超詣

飄逸

流動

雄渾。

○大用外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
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待之匪盈。求之無窮。

平淡

○索處以默。妙機其微。領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在苒在衣。閑

音簡筆美。最日載歸。過之非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以違。

纖濃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
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遠。識之愈真。如將不違。與古為新。

沉着

○綠衫野屋。落日氣清。脫卷獨步。時聞鳥聲。鴻鴈不來。之子遠行。所
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露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沈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
華夜碧。人問清鍾。虛佇神素。脫焉畦封。黃唐在歎。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花茅屋。塵中佳士。左右脩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云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日可讀。

洗鍊

○猶鑛出金。如鉛得銀。起心煉冶。絕愛緇磷。空潭寫春。古鏡照神。休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雪連風。斂真乳強。蓄微牢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造攸同。期之已失。御之非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淺者屢深。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日明華屋。盡橋碧陰。金樽滿前。伴客彈琴。取用自足。良彈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若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谷。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著一事。盡得風流。語未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沉浮。如綠滿酒。花時返愁。悠悠空塵。忽忽海鷗。淺深聚散。萬類一收。

豪放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素慶以強。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看六鷺。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愈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鵬鷁。揚柳樓臺。碧

山來人。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若死灰。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致。迹之已非。少者道氣。終與俗違。瓦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群。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令色細緼。御風蓮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瀟動

○若約斷軌。如轉圓珠。夫豈可道。倏體為異。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之神明。返之真無。往來真宗。是之謂乎。

道統

○世皆知詩之為。而莫知其所以為。知所以為者。情性。而莫知所以情性。夫如是。而詩遠矣。遠之幾。不失乎心之色。為情。天地日月星辰。江山烟雲。人物草樹響答。動悟屢遇。形接皆情也。捨而得之。為自然。撫而出之。為幾造。自然者厚而安。幾造者往而深。厚而安者。獨鶴之心。大龜之息。曠古之士。君子之仁。往而深者。清風浥浥。而同流。素音于于。而再往。乘碧景而詣明月。撫青春而如行舟。由之而得乎性。性之於心。為空。空與性等。空非離性而有。亦不離空而性。必非空非性。而性固存矣。今有人行綠陰。風日間。飛泉之清。鳴禽之異。松竹之韻。樵牧之音。互遇。迤接。如別區宇。省指備至。暢然無遺。是有聞性者。自是而盡。世之所謂音者。無不得之。而於聞性。無一物分。復有欲求其所以聞之。而性者。猶即旅舍而覓過客。

客者往之久矣。故取之非有其方。得之非觀其竅。惟恂然萬物之外。雲翠之深。茂林青山。掃石酌水。蕩滌神宇。獨適冲真。猶春花胚胎。假之時雨。夫復不有一日性悟之分耶。集之一指詩也。三造所以發學者之關鑰。十種所以別武庫之名件。四則條達規律。指述踐履二十四品。含攝大道。如載旨經於詩。未必盡似品。不必有似而或者為詩之尤。抑真人而後知詩之真。知詩之真而後知是一指之非真而非真之真。備是一指矣。

詩遇

○詩得諸遇。斯有自然。然而遇者。徃徃不屬於常。而必其胸中有以絕乎衆見。入乎無有。俛而就之。尋常故其天性流行。隨地自在。倘然一遇。猶之故人。即其語契闊。是何有於少。一造作。嘗聞

人兩句三年。一吟雙泪。是蓋未至天性。必乎造而出之。薰陶變鍊。切磋分毫。雕刻華藻。面目非無所悅於人性。而遇之者遠矣。逸士高僧。絕塵謝俗。隱居山林。周旋惟道。日積月化。猶如仙家煉神出頂。雖曰未忘年有形。而其相去四大已遠。故一遇而說之語言。是若菜羹。瓜食。倍有餘味。而世間厭餒梁肉者。未嘗一相接也。吾於蘇州佳處。僅遇一二矣。浩然落日池上。王惟悠然。兩山皆其遇也。其曰桃花流水。必別有天地。是又若雲漢。昭回。仙山縹緲。虛綠烟火。望之邈焉。彼固非有絕乎人。而徃者有不建。處之者不自知其深。後之者自不同。其遇必陵平生風俗。政化君臣父子。頌詠與歌哀怨。流離自情性。以至江山風月。惟在目接而成之。似無非其固有者。是如春風。世間一出而皆遇也。由是觀之。遇不同者。然亦無不同。

也。善遇者皆有遇乎性也。

虞先生金陵詩講

○學問有淵源。文章有法度。詩有詩法。字有字法。凡世間一能一藝。無不有法。得之則成。失之則否。信乎括來率意妄作。本無根源。未經師友。名曰拙撰。正如有脩無証。縱是一聞千悟。盡屬天魔外道。世言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不知文人莫盛於三代。文法盡出於六經。韓文公云。其在唐虞。豈有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非盛乎。文公又言。作為文章。其書潘家。上規始。初渾渾無涯。周誥股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又曰。讀書無如詩。讀易無如春秋。文法不出於六經。將何所出。

乎。或者又曰。古詩作於田夫野老。幽閨婦女。豈有法乎。是不然。三百五篇。皆出於先王之澤。沉浸醲郁。道化所及。南北同風。性情既正。雅頌自作。及變風變雅。猶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人心之詩也。云何三百五篇。刪後之詩。不能彷彿一語。蓋非王者之民。不能作也。豈待刪後春秋之時。已不能作。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也。詩之法度。豈無所來哉。諸君子方學詩。始言其擊。詩易吟。亦未易吟。詩者。人之情性。遠歎里詠。皆有可采。擊壤老人。康衢童子。救勒之鮮卑。擁權之越人。人人有之。如之何不易。惟古人苦心終身。旬鍛月鍊。不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曰一生精力。盡在於詩。今人未嘗學詩。往往便謂能詩。詩豈不學而能哉。以此求功。豈不甚難。甚者未夢李杜脚板。便已平視鮑謝。未辭芳洲。

杜若。便謂奴僕雜騷。雖曰一盲引衆。豈無明目遙觀。祇其陋亦
可哂爾。真實學詩。須是力行五事。

○一曰詩本吟詠。本出乎性情。古人各有風致。學詩者必先燮調性
靈。砥礪風義。必優游敦厚。必風流醞藉。必人品清高。必神情簡遠。
則出辭吐氣。自然與古人相似。文中子謂文人之行。可見謝靈運
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恠。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
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妾人也。其文誕。劉孝綽兄弟。鄙人也。其文
淫。湘東王兄弟。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拯詭人也。
其文虛。此非但作詩之病。亦作詩之害。若做得好人。必做得好詩也。

○二曰詩資。王荆公謂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他自言入

處。韓文公亦稱。盧殷於書無不讀。然止用以資於詩。山谷謂不讀
書萬卷。不行地萬里。不可看杜詩。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東坡謂孟
浩然如造內酒法手。而乏材料。孟浩然有材無學。如有良將而無
精兵。有巧匠而無利器。雖材高如孟浩然。尚不免譏况他人乎。今
人空踈窘材料者。只是讀少。記少。講明少。故也。昔王恭少學。須善
談論。未免雜出。以至對屬偏枯。意氣餒薄。皆為無詩之資。尔。

○三曰詩體。三百篇末流。為楚辭。為樂府。為古詩。為蘇李五言。為建
安黃初體。此詩之祖也。文選劉琨阮籍潘陸左郭鮑謝諸詩。淵明
等集。此詩之宗也。高梁王。其體制卑弱。然李杜於陰何徐庾。擬之
不置。但不可學其委靡。唐陳子昂。感遇諸篇。高古簡遠。出人意表。
李太白古風。韋蘇州。王維。柳子厚。儲光羲等古體。皆平淡蕭散。近

體亦無拘攣之態。啁啾之音。此詩之適派也。杜少陵古律各集大成。漸趨浩蕩。正如顏魯公書一出而書法盡廢。若其渾然天成。畧無斧鑿。乃詩家運斤成風手也。是以獨步千載。莫之能繼。他唐人宋賢佳作大集。固當徧參博采。難以徧學。韓詩太豪難學。長吉體太巧不必學。晚唐體太淺不足學。東坡詩太波瀾不可學。若宛陵之淡。山谷之奇。荆公之精。后山之苦。固未易及。簡齋以李杜之才。兼陶柳之體。最為後來一本大宗。若近世江湖等作。特不足觀。須是將夙生所記一聯半句。一洗而空。使吾胸中無非古人言語意思。則下筆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朱文公答鞏仲書於詩道源委。正變最為詳盡。玩味之餘。觸類而長。則詩之為體洞然矣。

○四曰詩味。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詩味外味。坡公以為名言。如

所舉綠樹連村暗。棋聲花院閑。花影午時天。等句。是也。今人飲食為有滋味。若無味之物。誰復食之。如陸鴻漸遍嘗天下泉味。知楊子中濡為天下第一水味。則淡非果淡。乃天下至味。又非飲食之味。可比也。但知飲食之味者。已鮮。知水之味者。又極鮮也。

○五曰詩妙。謂變化神奇。游戲三昧。任淵謂后山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狂語不可用。謂之不韻。經語不可用。謂之抄書。至誠說道理。字字著相。句句要好。此詩皆病也。劉容謂詩者人之神明。當神而明之。夫而化之。如水中月影。見影不見月。如水中鹽味。知味不知鹽。如畫不觀形。似而觀淡。泊瀟灑之意。超脫如禪。飄逸如仙。神變如龍虎。抵掌談笑如優孟。快諧滑稽如東方朔。則極矣。以矣。學詩者倘能養性。以立詩本。讀書以厚詩資。識



P21以后缺

言明於世
古人不可少也詩道易矣

日與子至誠談詩

詩乃聲律之文章豈敢造之云乎詩體制

尚浮辭三百篇所以適情性奉君親道政事

初三經三緯其體用流傳終古無體期大漢詩乃變篇章

六朝似高古漢翰寔華麗馳騁曠達抽新奇奈河世

元氣漸大唐詩人數百家各成家數開端倪中閑鳴世數

乎杜集成天下師比比星斗在天闕令人嚮仰心思惟後世足

去則會爾盛唐奚以為大宋作者固不少惟有東坡長篇

此首詩家

此言流以

惟也

此言

此言

此言

